

英汉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探究

刘冰泉¹, 安 辉¹, 刘喜琴²

(1.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63; 2. 黄河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63)

摘要: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指的是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形式和现象产生及形成过程。作为语法化的机制,重新分析和类推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共同起作用,并通过隐喻和借代的方式使语法化最终得以实现。重点讨论英汉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指出英汉名词的语法化是朝量词或词缀的方向进行,而对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研究则从历时的角度出发,得出结论:名词性成分的词法与句法之间存在某种必然的联系。

关键词:英汉名词;名词性成分;语法化;机制

中图分类号:H3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2)03-0135-05

On Grammaticaliz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ouns and Nominal Elements

LIU Bingquan¹, AN Hui¹, LIU Xiqin²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chang Hangkong University, Nanchang, Jiangxi 330063;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nghe S & T College, Zhengzhou, Henan 450063, China)

Abstract: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ouns and nominal elements refers to the forming process of the grammatical forms. As the mechanisms of grammaticalization, reanalysis and analogy jointly exert an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consequently grammaticalization can be eventually achieved by using metaphor and metonymy.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nglish and Chinese nouns and nominal elements, pointing out that their grammaticalization is orientated in the direction of quantifiers or affixes. Meanwhile, the grammaticalization research on nominal elements is from the diachronic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morphology of nominal elements and its syntax are somewhat invariably linked.

Key words: English nouns; nominal elements; grammaticalization; mechanism

所谓语法化,指的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词项或结构在某些语境下逐渐获得语法功能,并且在语法功能固定下来以后进一步发展出新的语法功能。^{[1][p36]} 13 世纪,中国就出现了“语法化”的概念,元朝的周伯琦在《六书正言》中提到“大抵古人制字,皆从事物上起,今之虚字,皆古之实字”。但是最早明确提出“语法化”这一术语的是现代语法化研究的先驱,法国语言学家 Antoine. Meillet,他认为语法化研究的目的在于研究“自主词向语法成分的演变”。他在 *L' e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语法形式的演化)一书中,不但首次使用了 grammaticalization 这个词,还提出三个有见解的观点:(1)由虚化产生

收稿日期:2011-02-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英语名词语法化研究”(编号:08JA740023)

作者简介:刘冰泉(1965-),男,湖南邵阳人,南昌航空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翻译。

安 辉(1983-),男,河南濮阳人,南昌航空大学外国语学院 2009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语言学。

而来的新的语法形式会使整个语法系统得到改变;(2)虽然也可以分出阶段来,但语法化的过程是持续的;(3)虚化的程度和使用的频率成正比关系。^{[2][p5]}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语法化成为语言学(尤其是功能主义语言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国内对语法化进行系统的研究源于上世纪 90 年代。1994 年,孙朝奋与沈家煊分别在《国外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上发表关于语法化的文章,首次把国外语法化研究的理论和最新成果介绍到中国。我国学者王寅则将语法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狭义的语法化,主要指“实词虚化”,侧重研究词义由实词到虚词的变化,词汇及词组如何变成词法和句法中的范畴和成分的过程;(2)广义的语法化,指将词汇层面的研究扩展到语篇和语用层面;(3)最广义的语法化,指最典型的概念结构、事物结构等如何显性成为语法手段或句式构造。^[3]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成果,本文以英汉名词“gate”和“门”为例探究英汉名词的语法化过程,以期发现英汉语名词用法的认知学根源,同时从历时的角度对英汉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进行研究,以期发现名词性成分的词法与句法之间的必然联系。

一、语法化的机制及动因

Hopper & Traugott 认为,语法化主要是通过重新分析(reanalysis)和类推(analogy)这两条途径来实现的。^{[4][p40-62]} 在这两条途径中,无论是一般语言演变还是语法化,重新分析都比类推重要。所谓重新分析,按照 Langacker 的观点,指一个词语或一类词语表层形式没有明显变化,而内部的结构关系发生变化的过程或现象。^{[5][p258-263]} 与此不同,类推指把现有的形式扩展到其他结构上。重新分析在语言结构的组合(syntagmatic)轴上起作用,能够产生新的语法结构,而类推在语言的聚合(paradigmatic)轴上起作用,不能产生新的语法结构。类推是“显性的”(overt),即在表层形式上会有所体现;重新分析是“隐性的”(covert),在表层形式上看不出来。重新分析和类推在语法化的过程中交替起作用。

例如,“alcoholic”原先的构成方式是 [alcohol] + [ic], 后来被重新分析为 [alco] + [holic], 而后语素 [holic] 被类推到其他语境中构成单词如 workaholic, chocaholic, foodaholic, 于是“-holic”就演变成了一个后缀,也就发生了语法化。

又比如,be going to visit Bill 的结构本来是:表示方向的运动动词的进行体+目的状语小句(即 be going + to visit Bill)。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在使用中逐渐被理解为 be going to + visit Bill, 这样虽然表层形式没有发生改变,但表达式的内部关系发生了变化。

重新分析和类推是直接导致语法化发生的过程,它们都是语法结构层面的现象。语法化发生的情况是,语义首先发生变化,然后导致相应的结构变化,即出现形态句法的调整或音系的变化。^{[6][p16]}

这就涉及语法化发生的动因(motivation)问题。语法化的“动因”是什么?大家熟知的有三个:儿童语言习得、语言接触和语用推理。本文着重阐述“语用推理”(pragmatic inference)这个动因。语用推理的两个过程分别是隐喻(metaphor)和转喻(metonymy)。隐喻是用一个相似的概念来表达另一个概念,转喻是用一个相关的概念来指称另一个概念。语法化的早期阶段以隐喻为主,但不是所有的隐喻都在语法化中起作用。相对隐喻而言,转喻更为重要。

二、英汉语名词和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

“语法化”通常指语言中意义实在的词转化为无实在意义、表示语法功能的成分这样一种过程或现象。英汉语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就是具有实在意义的英汉语名词或名词性成分的用法在使用过程中逐渐固化下来,起到表示语法功能的作用。

(一)英汉语名词的语法化

本文以英语名词“gate”和汉语名词“门”为例,探究英汉名词的语法化过程。

1. “gate”的语法化过程

英语中的“gate”由表示“a similar device that slides across an opening, often folding into a smaller space as it is opened”的自由语素变为一个表示丑闻含义的派生后缀,来源于美国的(Watergate Scandal)“水门

事件”。众所周知,“水门事件”(又称“水门丑闻”)是美国历史上很不光彩的政治丑闻之一,是1972年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的非法活动暴露后的政治丑闻,结果导致政府的几个官员锒铛入狱,美国历史上破天荒第一遭出现总统辞职的现象。“水门事件”对其本国历史以及整个国际新闻界都有着深远影响,这一重大事件之后,每当一国的国家领导人遭遇执政危机或丑闻,便常常会被新闻界冠以“门”(gate)的“美称”,诸如“伊朗门”、“拉链门”、“虐囚门”、“特工门”等此类“门”事件纷纷亮相,并特指掩盖真相、极具爆炸性的政界丑闻。据 Wikipedia 不完全统计,从“水门事件”以来的30多年间,有77个与“gate”结合的名词广为流传,并且其含义从最初的特指政界的丑闻,被引申到更广的范围。现在它已不仅仅局限在政治上,而且代指任何新发生的一些丑闻或新闻,这些新闻主要是一些具有新闻效应,能引起公众关注和兴趣的事件,都被冠以“XXgate”。1997年,美国词典学家 Rawson 宣称“-gate”为贬义后缀,自此它被确认为一个“有滋生能力的独立后缀”(productive suffix),也就是说“-gate”成了一个起语法作用的形式(grammatical form)。“gate”从自由语素到后缀的演变过程可以归因于语法化的过程。

按照上文提出的机制来看,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只有重新分析和类推交替起作用才能最终完成语法化的过程。

“Gate”从“Watergate Scandal”中脱离出来,形成词缀的过程如下:

| | | |
|--------------------------|----------------|-------------------|
| stage 1: | \ [Watergate | Scandal\] |
| stage 2: | \ [Watergate\] | Scandal |
| (by reanalysis/metonymy) | | |
| stage 3: | Water | \ [gate\] Scandal |
| (by reanalysis/metonymy) | | |
| Stage 4: | Iran | \ [gate\] |
| (by analogy/metaphor) | | |

在 stage 1, Watergate Scandal 作为一个短语 Watergate 只是一个定语,表示丑闻发生的地点;在 stage 2 短语被拆开,用 Watergate 来指称这个事件;在 stage 3,作为一个合成词的“Watergate”被拆分,“gate”作为独立语素被提取出来。stage 2 和 stage 3,均是重新分析的过程,是隐性的。stage 4,通过类推的手法,“gate”被运用于新的语境中,与自由语素“Iran”结合,形成新的词汇,至此,“gate”语法化为一个表示丑闻的后缀,这一过程是显性的。

在“gate”由自由语素变为表示丑闻的后缀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那就是为什么复合词“Watergate”里面的“water”和“gate”,变为词缀的是“gate”而不是“water”。Heine 将人类认识世界的认知域排列成一个由具体到抽象的等级,认为这是人们进行认知域之间投射的一般规律,即:

人(Person) > 物(Object) > 事(Activity) > 空间(Space) > 时间(Time) > 性质(Quality)。这个序列既符合一词多义的发展规律,也符合实词虚化为语法成分的一般规律:认知的排列顺序是从自我向外部延伸,从实在物体向抽象概念延伸。这个序列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变为词缀的是“gate”而不是“water”。在语法化的过程中,某个语素会通过隐喻被赋予新的意义,概念的映射并不是任意的,而是两者之间的某种相似性,因为隐喻“在本质上主要是类推性的”,^{[7][p84]}也就是说,相比“water”来说,“gate”与“丑闻”之间具有更多的相似性。“gate”是具有分割功能的,可以把空间分成内外两个部分,外部是开放的,内部是隐秘性的,这与丑闻有着某种相似性,丑闻在未被揭发、披露之前也是隐秘的,事件是被掩盖的。当某个丑闻被揭发、披露后就相当于掩着的“gate”被打开,被掩盖的真相也得以显现,于是,当人们把“gate”的概念向“丑闻”的概念映射时,“gate”的语义通过隐喻得以扩大,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因而也就产生了“多意现象”。

转喻在这一语法化过程中也起到了作用。它发生在一个物体的内部,如用“crown”指称“monarch”(君主),即用部分指代整体。在 stage 2 和 stage 3 中,“Watergate”替代“Watergate Scandal”就是转喻的过程,这又一次说明了在语法化的过程中,隐喻和转喻是共同起作用的。

2. “门”的语法化过程

汉语中的“门”本义指建筑物的出入口或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民以食为天,以居为安。居住的要害少不了门,入必由之,出必由之。“门”在汉语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古时,老百姓盼“夜不闭户”的清平世界;与此形成反差的则是官府的封条在门扇上打叉。北京正阳门人称前门,相对于“前”,该有个后门,也就是地安门。相对于“前门”的正大光明,“后门”则显得有些阴暗与猥陋,因为一些人在办事情时为人们所不齿,不敢光明正大地从前门进入府第宅院,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后门进,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并从中渔利。

前门与后门、公门与私门、高尚与低微、正直与猥陋借助“门”字亮了相。在这个过程中“门”由一个表示实物的名词逐渐虚化为一个表示人品和操守的词。经过类推的过程由实到虚。后来汉语中又出现了“艳照门”、“解说门”、“(家乐福)价签门”、“泼墨门”、“兽兽门”、“学历门”等一系列的“XX 门”。杨锡彭认为,在意译过程中产生的一些类乎词缀的构词成分,均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这就形成了介于词根与词缀之间的成分——类词缀。^[8]

在汉语里,“门”由指建筑物的出入口或安装在出入口能开关的装置,转化为一个表示丑闻或者重大事件的过程,也是语法化的机制在起作用。“门”先是从英语中借用过来的,这是一个类推的过程,继而又被用于更广的范围,这属于隐喻的过程。至于汉语中的“门”是否能够像英语中的“- gate”一样语法化为词缀,则是需要时间来检验的。

(二) 英汉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

本文讨论的英语名词性成分和汉语的名词性成分主要是指名词短语,不包含句子。

英语名词短语的形成经历了语法化的过程才形成今天的形态。吉冯(Givón)提出“今天的词法是昨天的句法”的论断,^[9](p394-415) 为我们对词语成分的语法化研究指明了方向。

在英语中,有很多表示动作的主体和客体的名词性结构,例如:

- (1) hair - cutter taxi - driver
- (2) ice - breaker salt - shaker
- (3) baby - sitting bean - picking

这些短语在结构上呈现出 O + V 的形态,在(1)中, cut 的宾语是 hair, drive 的宾语是 taxi,所以,(1)中的短语可以形成 cut hair, drive taxi; (2) 中的名词短语可以形成 break ice 和 shake salt; (3) 中的名词短语则可以形成 sit baby, pick bean 这类“动作——事物”的顺序。

- (4) He goes out to pick bean.
- (5) Picking bean is what he is doing.
- (6) Bean - picking is his work.

在(4)至(6)中,我们可以将(5)中的“picking bean”结构看成是(4)中的“pick bean”和(6)中的“bean - picking”的中间结构。从语法化的角度来讲,它们在一个斜坡上(cline)构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连接的是句法结构形态(pick bean) — 分词形态(picking bean) — 动名词形态(bean - picking),在程式上为“句法结构 > 分词 > 动名词”的形态变化。形态学认为,单词与它的各种形态变体共同构成该词的语法范畴,如: do, doing, did 等构成动词 do 的形态范畴; child, child's, children 等构成名词 child 的形态系列。^[10] 在产生的先后顺序上,各种形态变体均依赖于词根或词干的先行存在而建立,词根或词干为形成的基础。^[11](p21) 即可以认为 cook, child 之类的基本词先于它们的各种形态变体而存在。类推至 pick bean 与 picking bean,由于动词的 - ing 是表示形态变化的曲折后缀,因此 pick 应先于 picking 而存在, picking 是在 pick 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这两个短语 picking potato 与 potato - picking 的词序改变就会引起功能的改变。这是因为在英语中现在分词具备更多的动词性,而动名词具有更多的名词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名词短语中词序的改变可以引起词性的改变,即,在英语中,从动词性成分语法化到名词性成分的关键一步是词序的改变。

与此相反,汉语里面的名词性成分却呈现出相反的形态。

- (7) 理发师 出租车司机
(8) 破冰机 洒水车
(9) 照顾婴儿 摘豆角

“理”是动作,头发是动作“理”的客体,“司”是动作,“机”是“司”的客体,等等,汉语的这些名词性短语都呈现出 V + O 的形态。在意义上前者是动作,后者是动作的客体,但是我们不能说“发理师”、“豆角摘”、“冰破机”等。

汉语句法结构是 V + O,词法结构也是 V + O 的形式,这两种结构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并且汉语的词法无形态变化。这种词法体系具有开放性,正是因为这种开放性使得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相互打通,因此,我们可以按照 Givón 的假设,根据今天的词法类推它的古代句法的一般形式:即古汉语中的句法也是以“V + O”的形式存在的。

比较英语和汉语的词法语序和当前两种语言的句法语序,我们发现,英语的词法语序和句法语序是相反的,词法语序多为 O + V 的形态,而句法中则多为 V + O 的形态。汉语则是相同的,词法语序和句法语序是一致的,均是 V + O 的形态。按照 Givón 的观点,我们可以推测出古英语是 O + V 语序,古汉语是 V + O 的语序。

三、结语

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虚化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不同语言的虚化在一定程度上有共性。事实上这种虚化或语法化是一种隐喻现象,即词义从具体到抽象的转移与投射。同时,转喻在语法化的过程中起到了作用。所以我们认为隐喻和转喻是在重新分析和类推框架下的语法化的重要方式。英汉名词的语法化是朝量词或词缀的方向进行的,在语法化的过程中会产生词义的扩大、缩小或转义;而英汉名词性成分的语法化则在于这些成分中的词语结构与该语言句法之间的关系。

以上分析的内容只是英汉两种语言虚化过程中语义分布最常见、最基本的问题。这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多角度、多层次地挖掘语料并思考问题,以探索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虚化规律,对名词及名词性成分的形成规律进行一个比较完整和透彻的了解。本文所做的研究对象仅限于英汉名词和名词性成分,并未对其他词类及其成分的语法化进行深入探究,并且得出的结论也有待做更为全面的检验。

参考文献:

- [1] Hopper Paul J. & Elizabeth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M]. Beijing: FLTRP/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2001.
[2] Antoine. Meillet. *L' Evolution des Formes Grammaticales* [M]. Paris: Les Publications de Scriptorium, 1961.
[3] 王 寅. 狭义与广义语法化研究 [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5 (5).
[4] Hopper &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5] Ronald W. Langacke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6] Bernd Heine & Mechthild Reh. *Grammaticalization and Reanalysis in African Languages* [M]. Virginia: H. Buske, 1984.
[7] Hopper P. J. & E. Traugott. *Grammaticalization* (2nd ed.) [M].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8] 杨锡彭. 汉语外来词研究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9] Givón T.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J]. Linguistic Society, 1971 (7).
[10] Stump T. Gregory. *Inflectional Morphology: A Theory of Paradigm Struc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1] Tomori S. H. Olu. *The Morphology and Syntax of Present Day English: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Heinemann Educational Books Ltd, 1977.

(责任编辑:舒 娜)